



蘿山集二

書
經義

共四

~ 16
2343
2



和18
2343
4-2

蘿山集卷之四目錄



書

答金天復 八

答朴秉淳

答許銓 二

答許懋 三

答金履福

答馬吉祖

答金憲基 六

答韓先鎮

蘿山集 卷四 目錄

答韓敬述 二

答任相翼 五

答綢溫 七

答李生箕樂

與及門諸士

蘿山集卷之四

書

答金天復別紙

士喪記註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據此則燕寢在內正寢在外而士冠禮賓至于外門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據此則廟前別有中門且備要圖正寢下註猶古燕寢置祠堂圖於其左則廟在燕寢之東而地狹則於聽事東矣燕寢之稱以正寢未知自何時而儀禮註正寢聽事合而為一家禮則分而二之寢名之變蓋出於後



世矣

劉氏東西邊云者似以平日班祔言朱子東西廂云者似以祭時設位言未知果如何也

答金天復問目

婦人冠

婦人首飾髻制外無可考禮婦人不冠所謂花冠未知何據

賤婦頃遭母喪既葬而歸祭時服色云云

婦人本親之服替則準男子替服中行祀之儀可也宗家不能行時祭禘祭則次孫行之無疑否

禘祭則無嫌

天復權奉家廟亡兄姑以祔位奉之耶

姑從祔禮立後後釐正似可矣

先祖神主既祧遷于長房云云

家禮始祖遷則歲其主於墓所歲一祭之據此則長房遞奉之主當一行墓祭而儀節則無異忌祭似亦不可廢矣

答金天復問目

昇床

昇床如今架子之類代以方板似亦無妨

魂輜

魂輜禮無可據

棺上金字

禮只有整銘旌之文金字無可據矣

玄纁

禮有玄六纁四之文丈八尺者為數件用之似當

夫之新喪妻移合窆則未及反虞先奠其妻云云
奠異於祭然歸虞後追行奠墓之禮似合先重後輕
之義但并奠與否未可知更詳之

如五衛將之職大夫士何居

先賢謂嘉善以上方可以大夫論五衛將是堂上職
用士禮可也

答金大復問目

學干祿學字

似是求知干祿之道云矣

夏則曰后氏云云

上古稱皇帝其稱王自夏始故曰后氏見史註疑后
即王字之義然無所據矣

聖門弟子云云

後世學者固多躐等之弊所宜深戒然義理頭腦亦

不可全然不知觀近思錄序可見矣苟於學者忠恕深知力行則自可至聖人地位初非二致也

黍稷之器云云

明其爲宗廟所用之器所登之物雖不盡舉似無妨
恭雕開仕云云

其時三家固專國政亦或有公朝之官如子游爲武城宰武城是下邑非大夫之地也曾閔之仕勸與不勸無所考矣

洪氏以爲此南面諸侯之位云云

在侯邦不當遽及天子事洪氏說豈以此耶

南面只以學力言耶兼言資質耶未及爲政云云
有質有學然後可爲人君之度言南面則政在其中矣

居敬行簡云云

每事循理而處之則事雖煩而道則簡矣來說近之
居敬則中有主而所行自簡然或不能盡然則更當
於行處用力此朱子之意然要其歸則敬字工夫有
所未盡也

不遷怒云云

易遷者莫如怒故舉此言之然他皆可推矣

朱子謂聖人無怒云云

聖人因物而怒非先有心於怒故曰無怒曰在物正所謂可怒在彼已何與者也

子華使於齊云云

程子曰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其義盡之且此與非義之與受者有異則與受者不必深責但與之五秉則其失大矣○聖人於與處却寬且朋友有通財之義謂之過於分數可也謂之非惠非義則過矣

集註以從政爲大夫云云

冉子退朝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吾其與聞之

據此則政是國政而大夫然後方可謂從政

自牖執手云云

此等禮數不可以常例論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書所謂以鉅幣一肅明禮是也推此則伯牛家以此尊夫子豈其不可

或問顏路甘旨有關則人子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彼輕云云

重謂心志輕謂口體然於其輕處恐亦不可忽然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顏子亦豈不然乎想必隨分盡道矣

拜

見尊長幾日當拜未有考槩於父師則日拜他尊長
間數日似或可矣禮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
而不言拜然魏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據
此則亦或有路拜之禮矣

食於有喪者之側云云

朱子曰行吊而遇酒肉則當辭據此則不當對喪者
而食酒肉矣

發憤忘食云云

聖人自言如此何可謂無是事耶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云云

無道之時雖欲行道上之人不用則勢須退藏矣有
道之時世雖已治用而不行亦非出處之道且賢者
不仕則誰與共成治道乎然夫子轍環於春秋之世
此是聖人事不可以常法論也

喪中死者祥禫變除云云

不必變除

宗孫死其弟主之云云

其弟攝主禮也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爲之
再祭况以期主之乎三年不撤凡筵無疑矣

子路仕衛云云

正名之論夫子之意可見而子路未之諭耳但無責止之語豈聖人辭不迫切故耶抑有之而不見於書耶未可知也

由與求也可謂具臣云云

仕而失道責之者義也改之與否在其人聖人亦不迫之耳

諱

臨文不諱近代不必然而五代以上則行之無妨嫌名不諱大功不諱禮有其文矣

答金天復書傳問目

序文四代之書分爲六卷云云

永樂附小註後卷數自增矣

格于上下云云

格上下言其功化著見孟子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之意位育云云恐推得太過矣

朔方云云

四時分屬四方則冬屬北故取其象類而已不可泥看矣

鯨九載禹亦八九年云云

禹之治水後漸就平成其患不至十八年之久矣

孔傳云云

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孔壁所出百篇漢孔安國用孔壁本註之而篆籀不能盡解只註五十八篇所謂孔傳也

大航頭云云

大航以舟為橋者其地所得即孔傳蓋孔氏所傳即古文五十八篇中間何故失舜典至此而還得之耳賓于四門云云

此謂迎接四門所來之賓門側館舍云云恐似太拘

肆類云云

爰終即告廟之禮肆類以下事體稍異雖在觀象之後似亦無妨

柴

傳曰燔柴以祀天朱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一句周禮註燔柴升煙所以報陽其義如此然必是祀天則未可知也

協時月云云

詩註曰三正之通於民俗久矣侯邦或有曆法不齊之弊故然耶

金作贖刑云云

五刑之可議者則流宥而輕罪之可議則無可遞降亦不可全赦故用贖典似無啓弊之慮矣

封十有二山云云

每州定一山為鎮是乃封也其別有表識與否未可知也

后稷

稷之有土似是采地然古者以諸侯入為王官者亦多如鄭伯為司徒衛侯為司寇是也○稷是農官之長其屬必多

蠶室

蠶室養蠶之室蓋養蠶多所拘忌其室必在深僻處教胄子云云

典樂之官專教胄子司徒之職通教庶民

三載考績云云

人之才品各異考績之法不可太急亦不可太緩故聖人立為中制然如有罪惡已著者則不必待三考也

聖賢氣象云云

二程之氣象不同或有此子未化處而堯舜文王周

公孔子皆是生知之聖宜無氣質之可論然後贊稱述有所不同此未可知也頃年在澆上先生發問及此而不能的對先生亦無明白指教語正宜更致思矣

五帝三王名號云云

邵康節謂三皇如春五帝如夏三王如秋因其時世而治教不同故名號隨以變矣後世治不如古而以皇帝爲美稱故仍而不改矣

洛水云云

或以九年之水爲潦水而考書及孟子則水道未平

汎濫橫流而然矣

允執其中不見於堯舜典何

典叙其槩謨言其詳見於禹謨非爲欠闕

五辰小註陰陽木出納火云云

在山南者爲陽木在山北者爲陰木頃見一說有如此者而今不能盡記四時取火之木不同見周禮夏官而又曰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其法未詳

冀州賦註僅與塲圃園林而征之云云

周禮園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夏制應亦如此身冢雖無征園林市廛豈可全然無稅乎

納銍註云云

既銍其半則皮自去矣

百里采云云

國外百里為郊鄉遂皆在其內都鄙在郊外曰外服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云云

孟子曰子男五十里公百里侯伯七十里未知夏制亦如此大抵分封之數簡於周時矣

綏服文教武衛蓋此服則華夷相接不可以封君子孫無論賢愚而世為其侯故必以卿大夫中每擇其文武者居此使之嚴華夏治夷狄歟

似然

御非其馬之正云云

用兵之法雖有奇正而王者之師必主於正不專以取雋為心也御非其正似謂鳴和鑿逐水曲之不得其道詭遇特其一事也用兵自有常法不可以古今異宜論也

胤征註庭氏救日弓矢云云

庭氏秋官之屬註曰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揀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救日用枉矢救月用恒矢

祭祀及參謁有服之人云云此條禮疑

栗谷曰服中時祀以玄冠素服黑帶行之大小祀似皆當如此

與金天復

自留臺有欲見之意屢為言及於入拜諸人想或聞之而尚無動意豈以是為不當耶非公事未嘗至於偃室是子羽之行也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是孔子之訓也蓋非公事不至以其有枉己徇人之嫌也今比之事似無其嫌參以孔子之訓似亦無害於義而堅執不撓者何也書疑數條又此答去如有未當

更反復也

答金天復問目

禁屠宰云云

庚申戒令禁屠宰以卒哭為限今亦當不異而卒哭前廢祭則用肉與否不須論栗谷雖有略行之語而戒令如此不可違矣

國恤當禫日云云

禮君喪中不可除私服禫日哭除似未安告由合禫云云亦恐無義改題合禫當待卒哭後而禫則不可追行耳

答金天復

忌祀略行固有先儒之論而卒哭停廢既載於朝
家戒令則有難擅行其日不忍虛過則正寢設位哭
再拜似為得之耳朔望參以戒令觀之亦難設行只
行焚香之禮如何講會則似不禁計於十一日行之
耳

答朴秉淳問目

科業學問之並行不悖

自灑掃應對至格致誠正與夫人倫日用莫非學問
之切要近世以科舉為事業汨沒一生而不知反豈

不惑哉舉業不過遊藝之一端而國家取士在是雖
不必舍却亦不可沉溺篤志學問游藝科業庶幾並
行不悖

能得專屬行

對知止言則似當專屬行而此却兼知行說蓋致知
亦有箇善底道理而知之盡者為能得

沒世是沒其世是革其世

沒其世看

修身齊家章上一節言身不修下一節言家不齊
上下節皆包修齊意而各就歸重處言故上節屬修

身下節屬齊家非各為一層有等級

性相近習相遠

性出於天而習由於人

比于索性

索性猶言盡性

曲能有誠屬上屬下各異其義

屬上句看則自然底意屬下句看則着力底意

歲一祭無常定祝而各家措辭用之何所適從

有尤庵先生所撰祝文而嘗見京洛士大夫家多遵

用之其祝曰歲薦一祭禮有中制履茲雨露

秋則云霜露

采增感慕謹用清酌時羞祇奉常事云云文簡而義備耳

答許銓 戊午

會同志士友講論禮書此何等美事為之歎仰無已

所詢禮疑隨見答去如有未當幸反復焉

與許銓 甲子

自哀在疚尚未面慰殊欠情禮每欲一造山廬而亦未果焉曷勝悲缺之至哭省之暇看得何書而日有新知否聞自給薪水之費筋力何以支持耶殊可奉念面際未易期略此替伸

答許懋

讀詩之法熟讀潛玩久自有得何可責效於時月之間也明道讀詩吟哦上下點綴一二字使自有得此可爲法然其感暢歆動有吾與點之氣象則久自得之非偶然也非惟讀詩凡讀書皆然反復熟讀虛心玩味久遠自然見效若先責效心曾窄狹終無以至豁然之域矣伊川曰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此語甚有味也

答許懋

性潭喪事實是斯文之不幸而左右承訃既晚則有

違情禮者多勢固然矣奈何檀弓曰師吾哭諸寢是孔子語也服制先儒既有些不同而大意則一也曰昨金李諸君之問答以練布衣巾加環經腰用熟麻經爲宜云未知果如何耳○服制月數程子有期九月五月三月之說而玄石則謂非三年當三月澁湖先師則謂雖輕不下於期年可也推此諸說商量採用爲好古人論禮謂得一說爲據足矣此亦似然耳

答許懋

師喪本弔服加麻而弔服是疑衰則當用灰治之布金仁山用白巾經據此則雖白布可也勉齋之喪朱

子也制如深衣無制衰之文環經例加巾上而何公冠加綵武云則或用三梁如禮喪冠耶未可知也勉齋冠經之說似亦有此意禮既曰吊服則當具衰經如五服惟布生練及精麤為異耳但勉齋以下皆用深衣之制我東先賢之門亦未聞制衰則今難據議鄙意布袍上著布帶及經頭著白巾加單股經為宜丙寅泉門喪事概多如此云向來羨門制服者多而未見有過於此矣月數何以定之鄙意則南溪之論似為直截未知如何也奔哭之行何以為計得與金李諸君同耶

答金履福問目

乙丑

國恤中私家節祀云云

墓祭略行果有先賢之說而今朝令并停大小祀

日前齊陵修改告由祭只焚香而已無他膳需云

私家茶禮酒果之設雖略恐亦未安耳

夫人之喪告廟云云

稱某之婦某氏似當

只有夫龕而婦死告廟云云

既告尊位舅與夫龕亦不必告耶但高曾廟奉于他處則只告其家所奉之主似亦近合人情

婦先亡而夫死告于亡室之龕云云

無論婦與子卑幼似不必告

榮墳祝云云

昊天罔極是親位例用而榮墳祝則依他位只用感慕字或無妨耶○外氏山妻家山禮無可據而從俗行之無妨而祝辭則其家宗子主之不必用餘慶一句只曰今來榮掃不勝感慕云云如何○妻山則似當曰榮掃先墓並此陳告不勝感悼若子孫墓同岡則只陳酒果無祝似當耳

答馬吉祖論語問目

仲由有勇故使任墮都之責當時政在季氏舍此則無所仕矣不仕者固善而欲仕者聖人亦不得強止之耳

險陂乃平易之反白直即明白直截之義

林放之意蓋病時人專尚繁文故夫子告之以此集註飲食云云舉其一端而言宮室器用之類皆是恭雕開一段議論甚好其不勸顏子仕而獨勸恭雕開未知何義豈上之人欲用之而開不肯故然歎乘桴之歎固出於傷時而亦非無此道理居之何陋之訓可見矣

大夫無私交子華之使齊豈因國事耶未可知也
專用心於內而不見於事業則謂之自私可矣若輕
視富貴聲譽則安有流弊之可言乎

韜藉式

此一
條
禮疑

韜藉考用紫妣用緋俱非正色而宋時所尚如此故
用之然不必為永世法若以法象言之則取天玄地
黃之義考玄而妣纁於禮似正未知如何

答金憲基問目

喪中死者云云

人死於父母喪中成服前父母饋奠當廢見疑禮問

鮮蓋三日不舉火之義也據此則用肉與否殯前不
須論殯後葬前則據尤齋禮似當不用肉但與備饗
有所不同矣

國恤中器人望哭云云

不當於私次望哭館門外或後岡可也

國恤中家廟朔祭云云

先儒之論不同有難適從儀注早晚來到依以行之
可也

大祥前期告辭云云

只稱 國葬恐未包卒哭曰 國禮已成殷禮改以

私祭如何

答金憲基問目

始死告廟

備要亦有此意遵而行之恐無妨但未知通宗支可行耳

始死奠

始死奠見於曾子問然備要不別見豈襲奠即始死奠耶

古禮襲牀在含床東家禮在含床西儀禮義疑之以為在東者引而向外今人房室與古異制無論

東西但向外之義存而不改如何

恐當

易服云云

備要成服具始有中衣布則其前似仍著白布深衣然從俗服麻亦恐無妨

答金憲基問目

始死奠

陶庵喪禮便覽亦有始死奠然襲在死日則其間不甚相遠故家禮之文如此耶

設靈座云云

設靈座則宜別設奠來疑固然但襲條徙尸設奠是乃襲奠也小歛條曰遷襲奠而設靈後奠無所見焉其無別設可知哀諭兩舉借用字豈錯者鄙書中備用云云耶

祠后土祝云云

備要某官姓名下註或某封某氏其指亡者明矣與書儀之義不同但今行之已久有難猝改更當詳之

答金憲基備要問目

裹肚似在明衣上矣

據禮記大帶似是再圍腰矣

跟帶兩條一以穿紉一以交結似無不通之端矣

答金憲基問目

朝祖云云

古者下土祖禘同廟故言祖不言禘統於尊也禮註之意槩如此今禘禘為祖未知其如何曰請朝廟為好否

繼禘之適子父先亡毋喪祥訖當禘於考龕耶抑依禘祖之義姑安於東壁下否

兩說皆出於前輩有難取舍然姑從禘祖之義似尤近古意耳

答金憲基問目

紙榜既不列書云云

紙榜列書或可矣不列書而別設饌似無義矣備要雖有三分饌之說既不入告祝則虛設紙榜未知其穩當更詳之可也

祠堂紙榜告由云云

前一日行之而用酒果似當但只設酒果於當位有所不安依大祥祔廟告辭例遍設諸位或似無妨

答韓光鎮

儀注中練祥許於卒哭後當依此行之而禮過時不

禫禫祭似不可追行且後喪中不行前喪之禫今雖期制係是重喪似當用並有喪之例矣虞後奠墓似亦未安量之如何只拜哭省墓則無妨但既上墓漠然無事有所缺然姑待 因山後為好耶

答韓敬述

朱子謂才覺是病即便是藥書中多有悔省之意是甚好消息惟願益加勉旃但不可太煎熬以傷清和之氣如何

答韓敬述

思慮紛擾學者通患古人亦或不免寒泉編所載司

馬公張天祺事可見有難著力掃去須讀書玩理涵
養本原又自退聽矣

答任相翼問目

括髮有二說據備要本文則以麻撮髻而已據所引
小記註則制如兔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而繞於紒
未知何者是正義但斬衰用括髮至成服去之齊衰
則拜賓後去括髮著兔以至成服蓋始死去冠故以
此略為飾非括兔又有巾也後來著頭巾加括兔於
其上非古制也襲者襲其所袒之衣非謂衰也衰則
至成服著之經則此時著之故曰襲經謂襲其袒而

加經耳髻是婦人之禮而制同括兔矣蓋古者婦人
亦作紒故耳

古禮白巾視斂而斂畢括髮時加首經腰經及絞帶
今所示或有出入矣

答任相翼問目

小記註為母括髮與父同而免而以布專言為母也
據此則來疑可釋然家禮本書儀齊衰亦用布頭簪
頭巾古禮所無而今俗以此承經溫公亦有去帽著
頭巾之說雖指齊衰以下而可以旁照矣

答任相翼問目

禮後器中不可行前喪之禫然此以俱是重喪言哀
說是也雜記曰父母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
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據此來疑可破矣叅降先
後大槩如是不可專以有主無主言翔叅先降似是
重在叅謁異於饋獻有事故耳然而無明文不敢質
言耳栗谷與龜峯以此義多所往復栗谷集借看為
好矣

答任相翼問目

疏家有祥禫同月之說祥後如有可禫之日雖迫月
晦行之可也不然廢之矣古者兄弟之居亦有東宮

西宮之稱則今之各居者似當以異宮言矣

答任相翼問目

張子謂祥後計閏而朱子亦以王肅祥便禫之說為
是閏月似無不可行禫之禮矣哭而除服與行祭有
異似不當以過時不禫之例論矣

答綱溫 壬午

周易似無可愛處姑溫讀書經好矣習字何以爲之
墨則此有所得而筆路為難奈何

答綱溫 癸未

無病讀書慰喜何可言耶易象果已畢讀而日愛綱

目幾許行耶須逐日往學無或闕課至佳至佳

答綱溫

第聞讀書過苦不無生病之慮果爾否雖勤讀為貴而過用精力亦非可久之道須量力為之無或致疾至可至可

與綱溫

乙未

汝之守制已久得無致傷之慮耶切須自量筋力如或難耐從權保生禮意當然况侍下人事尤豈不自別耶

與綱溫

丁未

花潭集重刊之役幸已始手而所在木字不甚勝舊本附錄亦未及釐正不免急遽草率為可恨也其門人錄在東儒師友錄中往請注谷借得謄送為好

與綱溫

戊申

幹務之暇須不廢課讀為學之道莫先於完養心氣而欲養心氣又莫要於讀書精熟浸灌義理耳

答綱溫

己酉

課讀不可廢定一冊子隨力讀去講會倡率諸君亦逐朔為之好矣

答李生箕樂別紙

癸亥

湖洛心性之論彼此文字不能徧見有難容易立說
第聞陶菴詩論湖學之非曰氣質當心體徧全作本
然此辨析無餘蘊矣蓋心與氣質煞有分別心雖曰
氣之精爽而與有清濁有粹駁者不同別是一箇神
明底物事故曰出入乘氣機又曰比氣自然又靈心
與氣若無分別豈曰乘豈曰比云爾耶此處初無聖
凡之異而湖論主張氣字太過遂謂心屬氣自有所
不齊此乃所謂氣質當心體者也性是太極渾然之
全體賦與萬物之際豈容片片破碎所以各正者有
多少分數乎但理寓於氣理通氣局得正通者性無

不全得偏塞者性有所偏此乃氣之罪非性之本然
也故曰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又曰昆虫草木亦有
是性所謂性道雖同是通人物而言昆虫草木又以
物之最頑者言之其意可見而湖論則不論氣局一
段直謂人物性合下稟受全然不同此乃所謂徧全
作本然者也蓋心與性俱有本然氣質若論氣質有
蔽處聖凡之心奚翅有異若論氣質徧全處人物之
性奚啻不同今以未流之失而硬作本然說了此湖
論之所以有過也

心者五臟之一亦有形殼之可指而其中自有昭昭

靈靈洞徹無涯者即所謂人之神明也四勿箴曰心
兮本虛太極說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朱子書曰
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性而行此情也合此數說而
觀之心之所以虛靈知覺者槩可想矣

清氣聚而虛靈濁氣聚而虛靈此湖論主張心不同
之欄柄也心之虛靈固有賢愚分數此乃由於氣非
心之本然也蓋以心專屬氣故其言如此湖論之病
正在於此矣人物之性雖曰不同未知於理如何而
不甚為害於人至於心有分數之說其為學者之害
多矣人之主宰運用存察克復以至於為聖為賢皆

在於心若謂於此有多少分數則是與氣質清濁無
以異何時變愚為智變不肖為賢也或曰性既純善
則心之不齊何妨於學問之功是不然也心能檢性
性不能檢心作聖之功舍是心何以哉

黃鍾長九寸空圍九分孔徑三分有奇容中黍一千
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
為斛龠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二十四銖為
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石

與及門諸士

己巳五月初三日遺書

同志之士相聚講學予今十數年此實非小緣也惟

蘿山集
余以一日之長不能盡勉率之責居常歉然諸君年
多晚晚正是不及恐失之時我則八耋之年只隔一
歲病且時侵可知不久於世矣相聚講學亦能幾時
耶諸君各相勉勵立志則以古聖賢自期無或為世
俗卑陋規模所侵奪讀書則以小學四書為主本次
及六經諸子史無不貫通行已則以正直無偽為道
不顧利害惟義是求則庶幾古所謂君子之道其所
就大小所造淺深惟在當人自勉之如何耳其各留
心警省焉

蘿山集卷之四

蘿山集卷之五目錄

經義

大學

論語

孟子

中庸

蘿山集卷之五

經義

大學

序 聰明睿智之智字與仁義禮智之智字同乎否
乎愚見則仁智之智是非之理而居五性之一睿智
之智氣質之智而專一身之用是非之理其將發見
於氣質之用固不可混而一之也未知如何
篇題 孔氏猶言孔門此書蓋出於孔門而非必孔
子所自著故立文如此

經一章 在有不出乎此底意思與孟子國本在家

之在語意相類下放此

朱子曰唯人之坐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 玉溪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陶庵先生曰心之為物本以妙合理氣而成名焉則不可離了這理而獨以氣字斷之也然若必就已分上分析其地頭而言則氣亦有二焉天地本然之氣純一不雜者心之本體也是所謂明德也○文菴先生曰明德只是本然之

心人所同而無不善者所謂氣質亦在其中章句虛靈不昧一句已含氣字意思焉今以此數語推比而論之明德純粹之體不害於帶着氣字說雖帶着氣亦不害於一同至粹之本然矣大抵以其本而言之氣亦純一而至善無彼此之別此本心之所以人所同而無不善以其末流之所歧者言之所謂氣質便有清濁粹駁之不齊此其所爭只在本末二者之間不可遽謂才說氣字則便有千萬不同者湖學於此蓋為主張氣字太過其於本原處已以其末流不齊者攬入而深論之遂有明德分數之說此其所以過

者也

新民雖別是一綱而實明德度內事蓋所謂明德非獨塊然自守而已近而處心持身遠而事上接人隨處各盡其理然後方可謂明德而此即明德中事上接人之盡其理處但人或不知是分內事足於自守而不屑乎及人故別作一項使各致其力

天理之極上論至善既曰事理當然之極而此又變事言天者蓋上即正釋至善之義而善在事上故曰事理此以人欲對舉言之故曰天理文雖異而義則一也

傳二章 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上之人既有以

自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身○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鼓舞振作之使之亶亶不能自己是作其自新之民也此正新民用功處

按朱子於康誥本文之意緊着而於傳者取用之意似有不密若陳氏之說則似得傳文之意蓋下之見上之人明其明德感發興起而自新自新非如湯之自新之謂也只興起其善心而已夫然後上之人推吾之自新者而鼓之舞之使之益新之

如吾之自新也如此方可謂新民若我德既明之後只提撕警策使下之人興起其善心而已則於新民之義殆有所不恰矣

傳三章 人君之事不但仁之一字而此云止於仁何也曰五常之仁猶四德之元人君之任不過代天理物而已天之生成萬物雖以元亨利貞而其實不出於元人君教養萬民雖以禮樂刑政其實亦不出於仁然則爲人君者不以仁其何以為君所謂仁者有溫然愛人利物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也如罰不及嗣賞延于世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之類是也

傳四章 凡傳文章章少不下四五節而此章但以一節作一章何歟比之他章則詳略不同他章則何以爲詳而此章則何以爲略蓋本末者明德新民是已明德新民之目既列於八條而此條之釋本末所以統釋夫明德新民爲本爲末之義則八條目工夫事業纖悉無漏而取其要約詳示後學非不爲經文本意而但以使無訟三字斷章取義曰此謂知本其於明德之義得無踈漏之意歟無訟則新民之事知本則明德之事以其新民之事反爲明德之事何歟若以聽訟爲末則無訟自爲其本以新民一事爲本

傳五章 已知之理陶菴曰此知字尤翁則以為程子所謂以類而推者也不以屬之於有知之知而愚意則雖以尤翁之意看之不必截然不屬於有知之知蓋此所謂因其已知云者因其略知之理之謂也上段既曰其知有不盡則已略有所知可知矣故此已知之知即其知不盡之知也其不盡之知非有知之知則亦無以略知矣然則此三知字一串貫來似不必分者

傳六章

註審字從慎字上生然命意則略有分辨

審主省察而慎主警戒蓋不審則欺與謙不可辨不慎則陷於自欺

傳七章

條辨曰虛齋謂心之不正全是用上累了

意亦不著渠蓋見或問云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不知朱子此就平日有存養之功能敬以直之者而言若常人則先不能至虛至靜雖無得失之可議而不正之根早伏於此安得徒歸咎於用

按條辨之論說得好但論其本初則心之不正必由於用所謂衆人常失之動是也故經文立言如

此而或問推行為說非謂體常正而用或有不正也

有所二字只是下章之其之類非如諸儒將迎係着之說下章或問曰此章立文命意與前章大抵相似蓋身與事接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也則義可見矣

誠意正心其分甚微凡有喜怒心動於物為其所係縛而不能自為主宰則必有越則而不純於善者矣自其繫縛不能主宰者言之謂之心不正自其越則不純於善者言之謂之意不誠餘皆可推但或問以

中節為心之正似可疑然正心是兼體用言意只就心之所發處言畢竟誠意亦在正心度內或問所論似亦包誠意意在中蓋意是緣情計較底則情發而不純於善者豈非意不誠乎或謂誠意只是分別善惡而去取之正心是就善一邊論其中節與不中節正心就善一邊為言者固是而殊不知誠意地頭亦極精微初頭取善去惡固是誠意工夫後來一念之發純於至善不有毫分差越者亦豈非意誠效驗也蓋誠正兩件有先後而無精粗蓋意之不誠由於心之不正而心之不正實為意不誠之累是故心正者

必是能誠意者意識者亦必是能正心者但微有先後耳其無精粗則皎然矣故栗谷以爲顏子未能真誠意若以誠意爲粗底看則顏子工夫其去聖人不知其幾許重乎

一有之一一二之一有有無之有有之非病而不能察而病生焉

心之用本無不正由其不能察而失其正故下或字傳八章 按修身更多少事如上章視聽見聞及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是固莫非修省之地但身之所易失尤在於接人且此所以明齊家在修身之義

故必就接物上言之又按此雖所以明齊家在修身之義然身實爲冢國天下之本故其言實貫下兩章以家言之如辟於親愛父兄有不義而不能爭子有不肖而不能教是不能孝悌慈而於家失其修身之道矣以國天下言之如辟於賤惡教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辟於畏敬君有闕失不能匡救辟於哀矜人有媚疾而不能去任其妨賢病國是皆不能絜矩於國天下失其修身之道矣又按此與上章只說病痛而不正說正修工夫蓋所謂工夫亦別無法只知其病而速去之便是工夫也故聖賢論學不一或正說

工夫使直得循而行之或只說病痛使之反而求之俱無不可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諳速改以從善而已又古語云才說病即便是藥皆此意也又按說者每以修身就做正心工夫爭盡無餘處言而疑其不應有如此許多偏病故遂曲為辨說至謂姑借衆人粗病以備君子點檢之資殊不知八目各只平論其道包得精粗在中非就做一件爭盡無餘處方論一段工夫也又按雖只說四五箇亦自包得許多如條辨之論也

善即賤惡教惰而不辟者此就修身上說而身爲齊治平之本故其心實相管攝以家言之好而知其惡則能知子之不肖而教之以盡慈之道知父母兄弟犯於不義爭之以盡孝弟之道惡而知其美則子弟僕隸之不善者雖或惡之而取他長處或又修之誨諭不至疾之已甚此亦慈之道也以國天下言之好而不知其惡於他人不能絜矩惡而不知其善於他人不能絜矩且爲一人有可親愛哀矜之實而或有罪過人所共惡者則亦當治之如張天祺之於卒長是也若一向偏僻不知治之是不與人同其惡耳又

如一人有可賤惡赦惰之實而或有長處亦當知之
器而使之若一向偏僻疾之已甚是乃所惡於上以
使下矣此皆兼御下之道言之至如事君固當畏敬
然君之所以望於我者責難陳善而一向偏僻不能
正救是所惡於下以事上也
此節固非正說齊家亦包得家不齊意思比上節較
緊蓋上節只就修身論其偏處此則偏之甚而至
於不知其惡又必以其子言之則已向齊家邊說與
彼只說身處亦略有間矣中間好而知其惡三句乃
結上生下之辭也

偏之為害上文只言偏此乃以偏之實跡言之而偏
之為害者如此云爾非偏是一層為害又是一層也
上言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之鮮此兩引莫知以
証之自是一箇意思無分上一節為身不修此節為
家不齊之意但上只泛論身不修之病雖未嘗不包
家不齊意思在中而畢竟重在修身故章句以身不
修為言此特舉家之一端而言雖莫非身不修之病
而畢竟重在齊家故章句以家之所以不齊為言非
上下所論各是一層而實有等級也

雙峯饒氏曰云云按誠意之為修齊治平之要固

矣而至表心誠求之句以當之則恐或未然蓋心誠尤之猶言苟尤之於心云爾則重在尤字非重在誠其意思本自不同似不必牽合更當詳之傳九章 三引詩首詩通言家人次乃特言兄弟上二詩言家而推之於國下一詩言國而本之於家此乃三詩之所以爲先後者歟

論語

學而 時習註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竊意聖凡所同者性也其所異氣質也氣質之稟有萬不齊爲聖爲愚爲賢爲不肖皆由於此故爲學之道莫大於變

化氣質然性即理也理無造作運用而既爲氣掩何以變化其不美之稟以復純善之性初也朱子答徐子融始詳心之說焉有曰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又曰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又曰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據此則人之所以具此性而帥此氣者專惟心爲之主張耳蓋心之爲物雖不免爲氣所拘明暗無常而其本體之靈覺自在光明活動變化不測操而存之得其本然則能養此

性以全其純完矯此氣以復其清粹其功用機關之
妙有如是矣然則性也心也氣質也三者脉絡相因
本末相須而其所以變愚為智變不肖為賢用力緊
要處專在心之一字朱子此書心說可與程張氣質
之論同有功於聖門也

八佾 禘自既灌按王制天子諸侯宗廟四時之祭
禘嘗烝此夏殷之禮至周改以祠禘嘗烝禘則為
殷祭鄭註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
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疏引閔二年禘
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以

證之據此則羣廟皆有禘不獨始祖所出之帝與此
集註不同蓋祭之以禘為名者非一名同而義各異
也喪服小註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又曰禮不王不禘註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
祖配之疏曰若周之先祖出自靈感仰以其祖配之
者以其先祖配祭所出之天據此則禘是郊祭而所
自出即天帝也集註以所自出為始祖之父與小記
不同未知其義也

子罕 太宰問杜氏謂春秋之時以太宰名官惟吳
宋與魯耳以此太宰為吳太宰然陳亦有太宰嚭正

當定公哀公時見檀弓孔子其時居陳三歲則此問者安知非陳太宰耶杜氏說恐不得爲定論苗而不秀陳新安謂此章或謂惜顏子非也蓋顏子地位已到秀而實矣但黃熟濃美有絲毫未盡處耳陽貨性相近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退溪曰氣質二字之異亦明甚氣如俗言氣運質如俗言形質呼吸運動氣也耳目形體質也按氣質有變化之道形質一定不可易二質字似當有辨而退溪說如此可疑人性皆善而有知愚賢不肖之異者氣質之爲也氣質之說始於程張而朱子又以清濁粹駁言之清

濁屬氣粹駁屬質而氣質地頭則亦未詳言矣退溪說中氣質形質似無分辨而栗谷曰身體不可變短爲長變媿爲妍惟心地則可以變愚爲知變不肖爲賢此則似以心當之而據朱子說有曰心比理微有迹比氣自然又靈又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以此言之心與氣質亦當有辨以心爲氣質恐涉未安而栗谷他說有曰心亦有本然氣質與此不同是晚年定論也爲學工夫莫大於變化氣質而氣質地頭未能詳辨故工夫着手處亦未明的豈先儒之論非不詳盡而見有所不到不能覷破其精微曲折而然

耶且念聖人氣質清粹無雜則渾然一體宜無形迹之可見而稱堯曰欽明文思稱舜曰濬哲文明文王曰徽柔懿恭孔子曰溫良恭儉稟質氣像似各不同此又何也退溪答李公浩書曰人之質羨質惡不可以形模定矣但其為粹為駁為剛為柔之品寓此形模而為之質故混淪稱之曰形質云耳此說與前所言耳目形體質也之云似有不同而其質之得名則依舊歸之於形質此為可疑蓋寓於形質者氣也而今曰寓於形質故謂之質則氣即質也氣質之分於何可見耶竊意人之受生氣聚而成質質具而氣行

此所謂質正是形質之質也至若變化氣質之二云只就氣上而細分之昏明者屬之氣強弱者屬之質蓋強弱視昏明稍有重實之意故然耳竊意心有三層地頭五臟中屬火者形圓而神明所舍即此形質而一定不易者也形質上有那氣發用運行隨其所稟而或明或昏或彊或弱就此分屬陰陽而陽為氣陰為質此於氣上又分氣質與形質之質字同而指異矣氣質上有自然靈覺之妙似氣非氣似理非理朱子所謂比理比氣者是也今之論氣質者與心之本然混為一物乃謂心亦氣也不可分而二之果爾誰

能主宰運用以變化其不羨之氣質也哉

子張 先傳近小章小註饒氏謂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正心誠意爲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爲本今按程子所謂凡物有本末云云正如朱子之意饒說可疑

人未有自致蓋人於他事雖或未能自盡而於親喪則必當自盡非謂他事不必自盡歸重於親喪故語勢如此爾南軒說正此意雙峯所論似微有不同更詳之

孟子

梁惠王 王曰何以註地方百里出車千乘古者方十里出車一乘方百里開方之法爲方十里者百則當出車百乘方三百六十六里出車千乘小註說可考而此云方百里出車千乘可疑

公孫丑 志一氣一兩一字有偏着之意如喜怒者一於喜怒而不知節是志之一也蹶趨者一於蹶趨而不知止是氣之一也如此則氣不得其平志不得其正所謂動氣動志也此動字從上文不動心說來蓋撓動不定之謂也沙溪曰志一動氣氣一動志皆兼善惡言之氣一動志如飲食男女之類亦是也

無是餒蓋謂無是氣則體不充旺臨事疑懼如不食則飢乏而不能運用也下文不憚於心則餒意亦同呂子約謂無道義則氣餒朱子深斤之或謂無是氣則道義餒亦似未穩借人饑餓困乏以諭氣不充體而行道義無力道義上不可著餒字也

夫里之布周禮註布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據此則今楮幣布幣非布帛之布也意者宅有桑麻者例出里布宅不毛而亦出是布是乃罰也或曰二十五家之布使此家盡出之未知其必然也據周禮無所謂夫布而此曰夫里之布恐是連文言之耳或

包夫稅在中而只言布者省文未知是否饒雙峯云里布以布縷之征當之義亦可通但與周禮異未知如何耳

知皆擴而充之是言工夫故以始燃始達喻之苟能充之是言功效故曰足以保四海云云上句推廣意多下句充滿意多退溪解知而擴充沙溪曰知字當釋於充之下栗谷云退溪解恐非此乃只知之而已時未擴充也惟知之則如火始燃如泉始達至其下苟能充之然後始是擴充時也苟如退溪說則是既已充之矣不但如火始燃泉始達也

景山集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或曰仲子之對既謂造朝故不得已將朝而往宿景丑氏或曰辭疾不朝之意因仲子之對而晦昧故不得已言于景子以明之竊意聖賢去就惟義所在必不因仲子之謬對而苟徇以實其言前說恐未穩後說似或近之而不朝而直還其意自明何待言于景子而後可哉此亦未知其必然蓋往宿景丑氏為將朝亦非為自明適然也所謂不得已者不得弭止其辭疾之意耳明儒說槩如此當更考之

滕文公 然則治天下註此四句皆古語竊意或勞

心至勞力者治於人為四句然則皆古語云當在見治於人下而此註不然可疑若通食於人則為六句不當云四句且治於人者食人以下考文勢當為孟子語矣沙溪曰諺解以治於人以上作四句而為古語非是恐當以或勞心為一句或勞力為一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為一句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為一句以註意觀之可見

離婁 間文王作興沙溪曰註作興皆起也作當屬文王興當屬二老直解作是起而在西伯之位興是奮發興起之念云云小註及諺解作興皆屬文王非

是
萬章 咸丘蒙問章雙峯饒氏曰百姓云云按儀禮
齊衰三月庶人爲國君註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
如之此云天子崩畿內百姓爲之斬衰期年未知何
據

告子 生之謂性註與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
似朱子謂生指知覺運動者作用是性謂目之視耳
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據此則生與作用
其旨一也而謂之略相似何也蓋告子之意以爲知
覺運動無分善惡佛氏之論以爲視聽執運皆是至

理所指微有不同故着一略字歟

仁內也朱子曰告子略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
之所有今按告子曰食色性也繼之曰仁內也則似
以仁爲性而朱子說如此可疑若論仁之體則心之
德愛之理是也告子不以此爲性之所有則固矣其
所謂仁不過甘食悅色之類則正所謂食色性也何
可曰不以爲性之所有此則恐未定之論也未知如
何

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此謂夜朝之間良心有所發
見但不多云正與上文非無萌芽之生相對

謝氏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董銖謂舍義取生之說未當義當生則生豈謂義與生相對而爲輕重哉且義而可舍則雖生無益矣朱子以此論爲甚當然竊意舍義取生一句活看似亦無病如召忽之死於子糾固可爲義而管仲不死亦不見非於後世蓋義之小者或不如生之重恐不可以一槩論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諺解鄉爲身爲句非是當連身死讀

不可磯謂水淺不可容一激石以水喻子以激石論

毋過退溪曰磯比母之過水比之子水不能容一激石猶子不能容母之小過也微激母之爲也遽怒之子之爲也

則有讓諺辭口訣恐末穩此之上言巡狩之事一朝以下言述職之事不當合爲一段

人恒過此與上文爲兩段事上文處困窮而動心忍性此段言有過失而奮發興起皆生於憂患之意

盡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曰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此欲字若以私欲者固如周子之說集註既曰口鼻耳目四支之欲則正所謂人心中所不能無者其

可曰至於無耶竊意充養之至人心亦道心雖有人
心不可以欲言所謂無欲正謂此等地位故朱子亦
曰周子說於此有相發之功

然而無有乎爾諺解口訣尼如此則是真謂無有也
林氏說驟看似或如此小註朱子說曰若使今世已
無有見而知之者觀若使二字則是假設之言非真
以為如此也然則爾下口訣當曰面未知如何無有
乎云云其意蓋謂今若無見而知之者則後必無聞
而知之者云爾然孔門諸子無見而知之者孟子之
言如此何也竊謂孟子之意蓋不以孔門諸子為見

而知之觀答公孫丑敢問所安之間曰姑舍是其意
可見矣

中庸

序 心之虛靈知覺尤庵曰以知覺屬心是朱子一
生說而一處又以知覺屬智此不可不詳細分辨竊
謂前所謂知覺是泛言心之虛靈不昧後所謂知覺
是孟子註所謂識其事之所當然悟其理之所以然
者故有屬心屬智之異也○格菴虛靈知覺分為體
用之說農巖以為未安然以下文知覺者不同一句
觀之亦似無妨更當詳之○知覺之說農巖芝村兩

先生往復辨難不翅千餘言終未歸一蓋此兩說皆明有朱子說可據答潘謙之書所謂心之虛靈即所以具此性而行此情答張敬夫所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是農巖說之所本也仁說所謂心有知覺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語類所謂覺自是智之用是芝村說之所本也惟此兩說無可和鮮之道耶朱子他書又以能酬酢識痛痒及知此事覺此理為兩般地頭然則前後議論之不同或有所指之異而然耶兩先生必欲各執一說以為定論未知果如何耶竊意從知覺上言則是乃自然之靈覺所謂能酬酢識痛痒

者是也從智一邊言則是乃分別是非者所謂知此事覺此理者是也以是言之則朱子前後之說初不相悖而兩先生所論亦可以互相發明矣未知如何道心李善長書曰道心即四端皆或有過不及而或云四端則有過不及道心則不然任成說或云道心四端皆無過不及三山說或云皆有過不及村永叔說未知諸說如何答曰道心四端皆就善一邊言則謂之無過不及可也然朱子曰不知所以治之則微者愈微又曰惻隱有懇切不懇切據此則謂之皆有過不及亦可也其或四端道心分以二之過不及或有或無云

則未知其必然也

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言語文字似指中庸一書而言道統之傳不敢妄議非謂不敢爲道統之傳蓋謂於道統之傳有所發明云耳

首章 率性之謂道章句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語類曰率性非人率之也或以爲循性命之理則爲道如此却是道因人方有也此兩說驟看似或抵牾竊意章句各循上著人物字非謂人物循之也就道之所寓處言之故語勢如此蓋循此性而流出者是所謂道此只

就道上說非以人爲言之下文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由字卽循字之意然則循其性之自然若曰由其性之自然正所謂非人率之者也兩說初無異義矣

程子曰修道之謂教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以求復之若元不失則何復之有朱子以此說爲不合子思本文之意然張谿谷以戒懼慎獨爲修道似本程子此說矣○修道之教張谿谷看作由教入之意與自明誠謂之教義同云如此則文法正合於大學經一章似爲允當但章句或問並無此意未敢信其

必然也

問當靜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程子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曰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兩說似不同然竊意無聞無見之云當活看非謂閉目塞耳如聾瞽然只是事物不接無所寓目諦視無所傾耳審聽而已其曰須聞須見亦不過聰明之不蔽也假如無事靜坐窓壁之入目風聲之過耳若不存心視聽則無害於未發地頭以此言之兩說自當爲一義矣然朱子答呂子約書以無聞無見爲記錄之誤更當詳之

二章 按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意則中庸與中和本無二理而饒氏以中和爲中庸之根本此甚可疑又按中之體得於心爲德和之用見於事爲行今饒氏以中和爲德以時中爲行亦所未曉蓋饒氏以中和爲在中底道理以中庸爲事物之理至以致中和踐中庸分作兩邊工夫爲內外交相養之道恐非本文之意也章句釋中庸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不偏不倚即未發之中也無過不及即已發之和也中庸與中和果可以分兩邊說乎且經文旣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章句亦曰天下古今之所共

由而今和與事理對舉爲說則是欲求事理於達道之外無亦支離之甚耶

十六章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而後有物者耶據此則鬼神之德專以理言與章句性情功效之訓似不合更當詳之

十七章 宗廟饗之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黃帝爲舜九世祖三帝皆非舜先祖則於宗廟饗之義不禱劉氏曰祖有功宗有德然宗祀父於明堂以配上帝此不計功德之有無虞若

有宗祀之禮瞽瞍以配帝自與宗堯之廟不相妨如此則庶合饗宗廟之義矣

三十章 小德大德 朱子曰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胡雲峯曰費是說率性之道隱是說天命之性據此兩說則中也隱也爲大德和也費也爲小德但下章言大德處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二字於中與隱似不禱此爲可疑朱子曰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又曰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修道之教是也據此則經綸一句是兼言小德立本知化方是大德之事耶

三十二章 章下註言大德之教化而首節經綸天下之大經似近小德川流此爲可疑豈五倫分而言之爲小德經綸而合之爲大德耶

興海鄭上舍見來訪論中庸疑義因思中庸有三處可疑首章曰修道之謂教二十章曰修道以仁二十一章曰自明誠謂之教以下章修道及教解此修道之謂教有何不通而朱子章句別作一義耶蓋性道二字只是義理名目不及體道工夫而遽言教人之事未知其穩若以修道爲體道之義教爲由教而入則下文戒懼慎獨自有承接而禮

樂刑政亦可包在其中而章句不然未知如何也鬼神章視不見聽不聞似是說鬼神體段而章下註曰不見不聞隱也未知其襯當二十七章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屬之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屬之道問學然溫故之於尊德性道中庸崇禮之於道問學未知其切且此二句卽修德凝道之事道則兼體用包大小而今於尊德性工夫只言廣大高明而不及乎小處道問學工夫只言精微中庸而不及乎其大未知其如何也妄意致廣大溫故兩句以道問學言極高明敦厚兩句

以尊德性言蓋上二句以輕重言故先行後知下
四句以工夫次第言故先知後行細究文義恐或
如此而有違朱子定論不敢自信姑記所疑以俟
他日更思云

蘿山集卷之五

蘿山集卷之六目錄

經義

詩

書

周易本義

附程傳
啓蒙

儀禮

禮記

春秋左傳

近思錄

語類

言有廣狹之不同耶

書

臯陶謨 朕言惠可底行此句疑衍敬哉有土之下無禹答辭而便自贊其言之惠恐似未安無此一句而有土之下直接以禹曰俞文順理得下文予未有知是臯陶謙辭於此而獨不謙者何也

禹貢 汭于江海傳順流而下曰汭自江至海則固為順流而自海入淮則為逆流其說似不得通陳氏循行水涯之說似勝更詳之
導荷澤註待濫待行字之誤

浹林之征二十有五有周禮作而他稅則或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三而漆林之稅獨重者以其土地所生非人力所作無害於稅之重也

西傾朱圉註大河南傾之山傾他本作境

導汎水註其後水流至未嘗絕流水流逕通一句津渠勢改一句尋梁脉水一句尋梁謂尋其梁脊也脉水謂證脉其水道也○既曰枯又曰不絕枯與絕有異乎榮與濟同是一水而註說如此未詳

仲虺之誥 殖有禮覆昏暴此言天道之福善禍淫者如此人君必敬畏尊奉之然後可受封殖之益而

免於覆亡之患新安陳氏所謂審此理而謹諸已者此也今諺解口訣此兩句與欽崇天道非謂一串事似失照勘耳

盤庚 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按此謂儉民顧畏于箴言恐或有逸口之發以致箴言之來况王者制其短長之命尤豈不可畏云註逸口猶可畏此可疑恐當曰箴言猶可畏蓋箴言與制命相對耳

洪範 曰貞曰悔註貞屯悔豫皆八凡易之數老陽九老陰六少陰八少陽七九六變而七八不變故屯之初爻五爻以九變而於豫爲初五爻之八四爻以

六變而於豫爲四爻之七而其第二第三第六凡三爻則得少陰八不變而於豫仍亦爲八故曰貞屯悔豫皆八也

大誥 曷其不于前寧人注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按王與人固當有別然以經文考之曰圖功曰攸受休曰惟休曰率寧人恐皆非主大臣而言者且篇內有敷前人云者而所謂前人實指武王而言則稱武王為寧人恐亦無害耳予曷其極卜敢不于從此謂雖不敢極卜亦不敢不從卜云爾註謂敢不從爾勿征上文庶邦罔不反以

下多有他語則至此無承接下文反復言卜不可不從之意則此一段重在卜字而註說如此可疑
召誥 自服于土中註日東景夕云云周禮曰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爲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陽偏而不和又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凡正日影必以夏至日晝漏中而測之中表之影正在

北而其長一尺五寸東表之影晝漏中日方午影已斜而在東得夕影故曰影夕西表之影仍得朝時之影尚在表西故曰影朝南表之影只得一尺四寸北表之影一尺六寸蓋日影每千里差一寸而惟中表之影得其中正故謂之天地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之說尋常疑之今者語類論說甚多周禮鄭註云景夕謂日昃景乃中景朝謂日未中而景已中朱子曰日之中各自不同如極東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極西處日午以前須長日午以後須短故周禮以爲日北則景長多寒日南則景短多暑日

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最分曉竊以此
說推之東西南北各從所見處定爲日之中極東則
東短而西長故其所謂日之中未及天之中而必如
昧然後乃得日中之景極西則西短東長故其所謂
日之中已過天之中而雖未及中已得日中之景此
所謂景夕景朝者也所謂日北日南云者從日麗天
中言日北是日之北也日南是日之南也鄭氏所謂
近日遠日者日行必近南故云然東西放此
洛誥 周公拜手以下周公告卜之辭也王拜手以
下王受卜復公之辭也王肇稱以下周公告王宅洛

之辭也公明保以下王命公留洛之辭也王命予以
下公許王留洛之辭也此時王在鎬公在洛其所問
答皆遣使往復其曰予小子其退只從洛言之非王
實在洛也其曰公定予往已謂周公定留洛之計則
王當往洛相宅云也及周公許留然後王始在洛告
祭冊命王在新邑以下是也

王肇稱殷禮自此以下似是周公與成王相對酬酢
但前此無周公還周之事亦無成王至洛之事此爲
可疑竊意周公告卜後成王遣使復公周公又以來
治洛之事告王而王欲使周公留治故不即來洛及

蘇氏說亦如此然上曰學古入官所學者法制下曰
典常作之師典常亦法制究其上下文勢則似謂議
事以法制而註說如此未詳其義

呂刑 耄荒註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
為穆王耄荒所訓耳竊謂此於文義恐未安若以耄
荒二字為貶辭則度作以誥兩句語意不襯且史氏
記王訓語不當遽加貶辭其意蓋謂雖耄荒而亦作
刑以誥云耳

自作元命元命是吉凶禍福之大命天之所以栽培
傾覆者一出於至公人之所以賞善罰惡者亦一出

蘇山集
於至公則是天之大命自我作矣苟於用刑之際或
雜以私意則不可謂大命未知是否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蔡氏謂五刑疑赦直
罰之以金不復降等用矣然觀此適輕適重之說則
似亦有升降比附之道假如入劓刑者叅以情法或
適墨或適剕如此而猶有可疑則赦而罰鍰非一麗
於刑無所升降直罰之以金也
非德于民之中註全民所受之中此恐未然蓋此中
字即下文咸中之中以刑罰之得申言也刑罰得中
乃所以德于民也

周易本義

附程傳
啓蒙

或問易何為而作也曰象陰陽而作也天地間造化
流行發育萬物大小大事而究其本則陰陽而已包
犧氏仰觀俯察始畫奇耦以象陰陽又於一奇一耦
之上各畫一奇一耦以象陰中有陰陽陽中亦各有
陰陽也自四而八以成八卦則三才之道備矣自八
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自始
畫至此凡六重而其法不過曰一陰一陽各生一陰
一陽而已若自六十四而為百二十八引而伸之其
理無窮而卦止於此者以其重其三才而天下之理

大槩備矣卦畫既立又考其象推其理而定爲卦名使天下之人因其名而考其義以知治心修身之道又占決所疑以審趨避之方此聖人作易之本意也夏有連山之易殷有歸藏之易其書不傳其規模凡例今無可考而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則可知卦名之同而其次序或異耳文王作卦辭以斷一卦之吉凶周公繫爻辭以明一爻之得失其卦次亦非伏羲之舊然以人事定其先後是乃後天之學而其所稱周易者也其分爲上下朱子謂以其簡帙重大然以程子上下篇義及先儒雙湖雲峯之說觀之似非全無

取義者未知果如何也孔子贊易解文王卦辭者謂之彖傳分爲上下解周公文辭者謂之象傳亦自分以上下並文言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漢儒費直取彖象傳附于各卦之下至王弼又分彖傳附于卦辭之下象傳附于逐爻之下因加彖曰象曰等字以表之乾坤二卦并取文言以附之宋晁氏呂氏始正漢儒之失而猶未盡合古文矣朱子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以復孔氏之舊蓋程子因費王所定作傳而繫辭未及焉朱子本義次序盡因孔氏之舊兩本并行於世或合以爲一要之不可偏廢也

蘇山集
贊 明筮章變及三爻占兩卦體註前十卦主貞後
十卦主悔前後十卦見啓蒙卦變圖蓋一卦變爲六
十四而三爻變者二十卦其前十卦則初爻皆變後
十卦則初爻皆不變此其別也每圖主卦上下各一
從下逆數其法亦同

圖說 八卦之則河圖朱子謂九爲乾一爲兌八爲
離二爲震七爲坎三爲巽六爲坤四爲艮蓋取陰陽
老少位與數而分屬之此爲正義胡玉齋圖多所換
易見於啓蒙附錄可備一說也○析合補空指八卦
方位而言乾坤坎離得四象之數而在外者故仍其

本位兌艮震巽得四象之位而居內者故退補四隅
但先天圖乾居南坎居西兌從乾居東南巽從坎居
西南蓋取陰陽盛衰之象亦不盡用河圖之舊也
文王八卦方位改易伏羲卦圖之義邵子有三說朱
子亦有所論然竊嘗思之其序似主於五行生旺坎
者水之旺離者火之旺震巽木之旺而震陽木巽陰
木乾兌金之旺而兌陰金乾陽金土旺中央故坤居
金火之間艮居水木之間總以言之水生木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實有自然法象隆山陳氏
說蓋主此義恐是發前賢所未發也先天圖主陰陽

盛衰後天圖主五行衰旺各有其義而其相生之妙則未始不同也

乾 初九潛龍凡卦爻之辭有只言象者坤初六是也有兼言象占者此爻是也又有不言象而只言占者如乾元亨利貞是也以此例之無所不通矣

屯 六二匪寇婚媾程傳二近於初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此說似為通順而本義不從未詳其義

蒙 上九擊蒙本義以為擊人之蒙然上居無位之地未必任擊蒙之責義與初爻同皆主治蒙者言但

以陰居初其蒙未甚故曰發以剛居上其蒙已極故曰擊文義恐是如此更詳之

師 上六小人勿用戒占者不可用小人於開承之列本義以為不可用此占可疑

小畜 初九復自道陽本在上之物復謂上進也

履 履卦取義本義以為履躡之意蓋本彖辭柔履剛之義而未知其必然也程子解柔履剛以為柔履藉於剛朱子以為生受然卦辭及六爻辭以踐履之履意自可通自下言之為踐藉於上本義以履虎尾為躡而進之然雖在虎後而自履其尾言之則謂之

踐履未爲不通也更當詳之

无妄 六二程傳曰不耕而穫不蓄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又曰耕則必有穫蓄則必有畬是事理之固然又曰耕必穫蓄必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爲之也陳潛室謂三說自相牴牾然大意則謂不於耕蓄而尤穫畬之利也本義曰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又語類曰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此爻自始至終都不營爲而偶然有得之意竊謂治農者無所期望則可矣並與所當爲者而廢焉此果成事理乎耕則必穫蓄則必畬此固事理之當然而或不待耕蓄而

得穫畬之利者正所謂无妄之福也六二柔順中正故有此象耕蓄下雖不着而字義亦可通但傳義說俱不如此更當詳之○本義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是謂耕穫蓄畬俱不爲之矣此果事理之當然耶傳於象辭下釋之曰旣耕則必有穫旣蓄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爲之也此謂不於耕而尤穫不於蓄而求畬也義理固好而文勢恐或不順未知何所適從耶

坎 六四簋貳之貳字程傳屬上句本義從陸晁之論屬下句竊意樽酒簋爲一句則此三字中無用薄

之意若曰樽酒簋二而用缶云則庶合薄禮之說朱子謂人硬說作二簋其實無二簋之實然損卦二簋可用享足可為證但二之作貳有未詳者矣

遯 小利貞程傳以小為大小之小本義以為陰柔小人而以彖傳證之然彖傳曰小利貞浸而長也陰浸而長故君子不可大貞而小利貞其義未知其不通更當詳之

睽 上九匪寇婚媾傳義所解皆與屯六二不同然從屯卦說恐亦可通蓋屯六二之寇即指初陽非此則當與九五為婚媾矣睽上九之寇即指二四二陽

非此則當與六三為婚媾矣此是屯六二傳說而本義則以為初非二之寇乃求為婚媾恐不如傳說之平順推之此卦可作一義看而傳義俱立別說此為未詳

蹇 利西南本義見險者貴於能止處險者利於進見險指內卦處險指外卦耶

損 六五十朋本義兩龜為朋按詩註兩貝為朋徐氏說亦然當云兩貝為朋十朋之龜即直二十貝者而本義如此可疑程傳龜屬下句以漢食貨志考之大龜之直為十朋據此則十朋之龜似當為一句本

義之不從傳說其以此也歟

夫九四程傳曰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并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其行次且也按本義謂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可以亡其悔傳說則以從羣行為亡其悔蓋當衆陽決陰之時與之競進為合陽剛之道而九四之有悔者以其居柔也以此言之傳說似長更當詳之牽羊只取羣行之義雖從本義說恐亦無妨

鼎 初六曰鼎顛趾傳義皆以為應四故顛矣然竊

詳其文義恐或未然九四曰鼎折足即此顛趾之意也本義曰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不勝任雖指九四而折足則是初六陰柔故也且彖曰利出否以從貴也本義曰從貴謂應四應四既為從貴之利又何以為顛趾之象也竊謂顛趾以其陰柔出否以其應四也如此則文義通順但傳義及小註說俱無此意不敢質言

漸 上九可用為儀程傳羽鴻之所用進也本義則曰羽旄旌纛之屬既在雲塗則當為人儀法正如鳳凰來儀之儀本義之說可疑

歸妹 六三上六皆陰而上為震體故以士言二為兌體故以女言

旅 六五射雉為旅者有得有矢離有雉象故以射雉言之即其所得也亡矢即其所失也爻自有此象而本義以得此爻者言之未詳其義○射雉傳謂取則於文明之道本義謂得其爻者為射雉之象恐皆可疑竊謂此爻文明之主又得中道故雖在旅而必有所得之物其曰射雉者離有雉象故也

渙 九二渙奔其机程傳二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本義則曰九奔而二机蓋以卦變言也卦變多以成

卦之象言爻辭之全取其義未見其例更當詳之

節 六三无咎傳義皆曰無所歸咎蓋據象辭又誰咎也然又誰咎看作人誰咎之之意未為不通其意若曰无節而能有嗟悔之心可以无咎離六五曰戚嗟若吉萃上六曰齋浴涕洟无咎以此例之其義可見矣

彖傳 大哉乾元云云經言元亨利貞以人事言此言元亨利貞以天道言蓋曰總本天道故推原以發明其義以御天一句乃說向卦辭

大明終始一段在乾道變化之上雖從元亨之類然

文勢錯互且首出庶物云云繼於乃利貞之下亦不相接若乾道變化一段承品物流形首出庶物一段承以御天文義通順而傳文不如此者何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本義各正者得之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之於已生之後據此則所以保合者即性命也然性命理也大和氣也上下文義似不相應何也蓋大和即冲和之氣而所以該貯性命者其意若曰保合以大和云爾語類皮殼裹米之喻可見首出庶物云云此一段與上文文意不接竊意乾道變化一段承品物流形之下此段承以御天之下則

上言天之四德下言聖人之四德段落分明文意亦順但傳義俱無此意不敢質言

象傳 萃有位志未光也朱子以爲見不得讀易到這般處且恁地解云然九五有中正之德而猶有匪孚者是志之未光也蓋天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傳引帝舜格苗事證之其意可見繫辭 變化見矣本義變化者易中著策卦爻陰變爲陽陽變爲陰者竊謂易中卦爻自有變化恐不必專以著策言也

易曰自天佑之漢上朱氏曰六五履信而思乎順又

自下而尚賢是以自天佑之若如此說則信順尚賢俱屬於六五恐未安傳曰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爲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爲尚賢崇善之義本義曰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履信思順而尚賢也皆主上九言之此爲正義但履信恐不必以蹈履六五言離有孚信之象而九居其上此爲履信更當詳之

形而上者云云程子曰有形者器無形者道據此則形器爲一物而尤菴引朱子陰陽爲形造化之用爲

器之說分形器二之道也形也器也作爲三層如此則是形之外別有上下也與程子說不同可疑

與地之宜先儒以地宜爲草木之類以對鳥獸之文然如此則上下文句不齊整且不曰草木而曰地之宜者未知其穩矣本義因王昭素語以爲與地之間有天字如此則與上文觀象觀法之說恐相重疊竊意象者日月星辰也法者山川草木也所謂宜者寒暑晝夜之運發散成收之妙耶如此則與上文象法各自爲一義矣

文言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本義知至屬之進德知

終屬之居業程子說亦如此然忠信非知之事語意不甚襯貼窃意忠信修辭以内外言知至知終以知行言恐不必分屬忠信進德也有知行修辭居業亦有知行但分屬之說已有程朱定論不敢妄意姑為記疑以備思辨

說卦 為决躁臨川吳氏曰躁者陽之動也按朱子謂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邪欲動而不得動之意此見於坤卦小註與吳氏說不同據此則下一陽為决上二陰為躁如是看如何

儀禮

士虞 迎神立尸之法始於唐虞之時尚書大傳曰堯入唐郊丹朱為尸盖尸所以象神也唐開元禮猶用之至宋朝始廢杜祐謂尸乃上古朴陋之禮夷狄之法其言過矣果是夷狄之法二帝三王豈容循襲用之乎

士喪 有禭者西階東北面哭踊三註初死禭時朋友君禭俱來君使不哭故朋友亦不哭此則特來故哭然受初死禭君使拜送後親者禭庶兄弟禭最後朋友始禭則似無使同來之嫌而註說如此其義未詳

君使人吊條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小斂條曰主人西面憑尸踊主婦東面踊不言哭其下皆然踊必哭蒙上文耶抑踊與哭各是一事耶朝夕哭婦人卽位于堂西向南上曲禮曰西向者以南爲上既夕禮疏曰統於堂下男子先儒說如此雖各有據鄙意則殯在西階既南首故此亦南上如襲前室中哭位以南爲上也未知如何

禮記

別子爲大宗之祖其子孫雖不爲大夫亦當世祀之耶大夫三廟則當立始祖之廟而其子爲士則禮不當祭及始祖此廟何以處之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亦當世祀之否果爾烏在其適士二官師一之義耶若曰大夫之子爲士而毀其始祖之廟士之子爲大夫而復立始祖之廟云爾乍毀乍立紛紜無定亦豈不未安之甚耶

春秋左傳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子齊傳去姜氏絕不爲親以親言之夫人二字似較重於氏而存此去彼何也且下文會禚會防享祝丘如齊師皆稱姜氏此獨去之者何義哀姜之奔書曰夫人姜氏孫子邾其與聞乎

故一也而不去姜氏此去姜氏者似是闕文矣○三十一年冬不雨以時候言之當曰無雪而其云不雨者何也

僖公元年七月天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十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以歸爲歸于魯也齊魯相去不遠七月歸之十二月始至恐無是理竊意自夷歸于齊至是始至于魯也其不稱姓不去氏者傳說恐鑿似當爲闕文矣

近思錄

中正仁義朱子答張南軒呂東萊書並以中仁屬靜

正義屬動其言曰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體而謂之仁皆未離乎靜處物之宜謂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爲言末又引程子仁體義用之說證之而本註則以正義屬靜中仁屬動未知何義更當詳之下道體同○

生之謂性云云釋疑此段十二性字皆說氣稟中間便已不是性此一箇性字專指理言或據此說以爲不是性一性字外皆言氣質之性竊意凡言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云者皆就稟生以後言之人生而靜以上則不容着得性字然則此段諸性字雖帶得氣質

而本然之性亦在其中矣

天地儲精退溪曰言精而無極之真在其中守愛引朱子真是不雜人為之說以為此真字不可泛然為無極之真竊詳退溪之意就儲精上發明理氣不相雜之妙非論真而靜之真字而守愛之疑如此何也但退溪謂儲即所謂妙合而凝之義守愛以為儲與疑有異此說恐是為學下同○
延蔓之物退溪曰學者被世習纏繞若草木被延蔓之物但上無草木字又無被字而其下只云即上去文理甚不穩竊詳本文之意蓋謂延蔓之物無所纏

繞可以上去如匏蔓因其性則自然循物上去若於中間纏繞於他物則不得延蔓蓋纏繞上去等語只主延蔓之物而言退溪却疑無草木字殊不可曉
乾乾不息云云其善是莫是過上是字指不息於誠下是字指懲窒遷改或曰兩是字皆指下節未知是否註引朱子說曰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據此則乾與損益分體用對待說去又語類曰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益以鮮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欲而有所遷改據此則重在乾乾不息下二句特言所以不息之道耳竊詳

蘇山集
本文後至之至字正謂至於誠蓋不息之誠非可襲
取必待有懲窒遷改之工然後可以至於是也以是
言之下說似是正義耳

力行

語類

朱子論伊川言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
曰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比閭之學來學者既受學
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春夏耕耘餘時肄業
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
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此殊可疑入
學者若春夏耕耘與歸農者何別且在家肄業無入

學之義且所業想必不專未知古制果如何

皇極內篇疑義辨

余讀皇極內篇其於揲著求章之法未能釋
然思以一質於當世先覺之賢矣山雲柳奉
事示以疑義數條蓋其士友間往復說也凡
所問難皆甚精到正所謂先覺之論也第其
有問無答無以見精義之所在謹逐段附陳
譬見以斤教云

第一章原一之一今以兩奇為一求之則初揲中
有兩奇再揲中亦有兩奇者為一之一耶抑以初揲

一奇及再撰一奇為兩奇又得初再撰兩奇而後方
合一數耶

辨曰初撰奇再撰奇方為兩奇得原之左一又初
再撰兩奇得原之右一其說詳見于下

初再撰云者左手中所撰為初撰右手中所撰為再
撰耶或并指左右撰為一撰耶

辨曰兩手畫撰然後方為一撰凡例中初撰兩奇
或兩偶或奇偶再撰亦然可知合左右均為一撰
也

綱一函三云者初撰得一則不謂之一而謂之三得

二則不謂之二而謂之六得三則不謂之三而謂之
九耶以虛待目云者不定為一而或為三不定為三
而或為一耶綱則必函三而目之不函三亦何也

辨曰撰法要指專在此一段竊詳盛論似得其槩
而猶或不能無出入也蓋初撰得一則合一二三
得二則合四五六得三則合七八九所謂一函三
而此時數猶未定必再撰得目然後乃定其數故
曰虛以待目也初撰得一而再撰又得一則成一
畫得二則成二畫得三則成三畫初撰得二而再
撰得一則成四畫得二則成五畫得三則成六畫

初揲得三而隨再揲所得成七八九其法亦同所謂目一為一以實從綱者此也蓋初揲只得其虛數待再揲然後方得實數為一為二為三為四五六為七八九於是始定所謂兩揲而九數具也綱舉其槩目定其數若綱目俱函其三則何從而定其實數乎

兩奇為一兩偶為二此似一奇為半一偶為一而又云奇偶為三則又似以一奇為一一偶為二亦未可曉

辨曰奇數一兩奇則當為二偶數二兩偶則當為四而此以一二斷之者蓋此一揲所得同是奇也則只取奇數故曰兩奇為一同是偶也則只取偶數故曰兩偶為二必奇偶相合然後並取奇偶之數故曰奇偶為三矣奇為半偶為一云者推之太過反失本旨耳

小註初揲三一云者謂所餘之策或三或一耶初揲之為三一而再揲之為三三似不合於揲法兩偶及奇偶下小註初再揲數亦未詳其法耳

辨曰初揲三一者三通掛一及左手所餘之策也一即右手所餘之策也左三則右必一此舉實數

而言非謂或三或一也餘皆放此試以五十策分
掛揲如凡例所言則可知有自然法象矣再揲時除

初揲所餘其數有合第
三揲復合之是亦初揲

大易揲著求卦之法則一變之後通掛一之策而定
奇偶之數若用此例則範數以三揲之所餘之策或
一則通掛一為二或二則通掛一為三或三則通掛
一為四如是則當為二三四而無一小註中一者何
處得之乎若乘掛一不計則但餘一二三而無四小
註中四者何處得之乎且用易例并左右揲而通計
之則所餘或至五六通掛一為六七矣小註無五六

七則分左右為初再揲之法宜矣

辨曰通計掛一之策正如易揲著九卦之法但易
法掛一及兩手之扞合數之此則掛一之策合於
左手所餘即註中先書者是也如曰三一則三中
兼掛扞矣曰四三則四中兼掛扞矣次書者只是
右手之扞而已故或三或二或一矣盛論曰通掛
一則當為二三四註中一者何處得之乎此蓋未
察左右扞之分也左固無一右亦豈無一乎既計
掛一則註中有四固宜此無足疑者其以註無五
六七謂分左右為初再揲則恐未然註無五六七

以左右之各計故耳此與易法不同而左三右一
然後方成兩奇左四右二然後方成兩偶若以左
右分為初再揲則初揲中何得有兩奇兩偶再揲
中亦何有兩奇兩偶耶

第八十一章而終九之九以兩奇為一朮之則幾揲
而得九九耶第十一章冲二之二以兩偶為二朮
之則幾揲而成此章耶第六十二章而訟七之八此
章用何法而求得耶

辨曰初揲三則函七八九而再揲三則得九初揲三再揲三并指奇又初揲三再揲三則得九而為九之偶為三之三

九成終章矣初揲一則函一二三而再揲二則得

二初揲一指兩奇為一又初揲一再揲二則得二再揲二指兩偶為二

而為二之二成冲章矣初揲三再揲一則得七初

揲三再揲二則得八為七之八成訟章矣

兩揲而九數具八操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亦
未詳章法必有揲著定法兩揲而九數具則只四揲
成章耶或九揲耶或只在兩揲中耶

辨曰初揲為綱而其數未定再揲然後一二三四
七八九之數可見故曰九數具也又兩揲則得一
章而八十一章因可推矣每章變為八十一章如

大易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則以八十一乘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然則兩揲而得九數之一四揲而成一章盛論既得之而又有九揲兩揲之疑者何也

縱橫之法似與布籌一例而若以橫看首位為千數以千呼千則既過於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亦未及於四千三百〇〇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之數且其陰陽刻以為用者似是作筮朮章之具而未曉其用並乞開示如何所謂八揲者雜取其八之義耶必為十二木者何意不用其四者亦何也

辨曰十二木之縱橫取數以上支揲著之法例之自可見矣盛論中似與布籌一例云者恐未然也上置一木下置一木所謂縱者二也自左而右如是者四所謂橫者四也假如上刻三下刻二則得八又其次上刻二下刻三則得六是謂八之六也餘皆可推矣雜取其八即八揲之義一木當而既取其八故其四則自歸於不用而朮他章時又合十二而雜取之則不用者亦入於用所謂不用之用也其必為十二木者奇也偶也奇偶也各占四木而其刻八矣所以應八揲之數也蓋八揲皆得

一或皆得二又或皆得三或非異事故如此耳

蘿山集卷之六

